



王西彦

春回地暖



春 回 地 暖

上

王 西 彦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小说，以解放初期湘东老苏维埃地区的土改斗争及土改运动给当地农村带来的急剧变化为题材，通过一幅又一幅的农村生活的素描，通过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的肖像画，通过跌宕起伏的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再现了土改运动的整个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作品的艺术力量在于它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群众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自觉斗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春 回 地 暖

书号 1665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57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 $\frac{7}{8}$ 插页 4

196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共两册) 定价 (3) 2.4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一	回乡路上	1
二	仇恨的淵源	9
三	“土皮蛇”	22
四	不同的調門	28
五	黑痣引起的爭論	41
六	至亲骨肉	52
七	在章木生家里	64
八	沒有打响的第一炮	70
九	新的一代	83
一〇	婆 媳	97
一一	風 波	104
一二	又一場風波	113
一三	下 村	123
一四	夜晚的茶山	137
一五	密 謀	147
一六	試 探	158
一七	只隔着一堵牆	171
一八	苦水更人	181
一九	沉重的心情	195

二〇	越陷越深	207
二一	風吹草動	218
二二	意外的破壞者	235
二三	不會只他一個	248
二四	一連串的遭遇	257
二五	不愉快的問題	267
二六	金螳螂跌進了金井	276
二七	發生在黑夜里	291
二八	自投羅網	303
二九	暗淡的身世	314
三〇	黑手	323
三一	也是一筆血債	334
三二	水動魚跳	348
三三	思想上的疙瘩	357
三四	認錯	370
三五	新鮮花樣	380
三六	巧鑰匙	395
三七	奔走	405

一 回乡路上

立冬节过去了，稻子都收割好，四野显得空荡荡的。种秋作的旱地里，蕎麦已经綻花，高粱也已经垂下沉重的穗子，紅薯繁茂的藤叶鋪盖得厚厚实实的。楓叶显出一片深紅淡黃的杂色，远远望去，好像燃燒的烈火。西边天壁上，一抹晚霞，給楓林的烈火燒成焦紅，慢悠悠地降落着，原是紫紅色的天壁也就变成深藍，只在和地平綫相接連的地方，留剩下一些暗紅色的紋縷。背光的林丛，开始发黑。風吹着，带来冷瑟的感觉。

这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头的一个傍晚。

从县城通向第二区乡下的旧官路上，走着两个农民。他們剛剛轉下高坡，脚步帶着制止不住的匆忙。走在前面那个，中等身材，穿短旧棉袄，戴灰色八角解放帽，背起个捆打得很平整的被包。他叫章培林，今年二十三岁，圓盘臉上还帶着些年青人的稚气；从他那双深沉有神的眼睛，看得出是个很肯动脑筋用思想的人。一年以前，他还是甘雨庙村大地主甘愚斋家的长工，解放后給选作回馬乡的乡主席，后来还到专署里去学习过两个月；現在，他在县城里参加了土地改革訓練班，接着参加了扩大的干部會議，上午剛开完会，下午就回轉乡下来。走在章培林后面那个，是回馬乡乡政府的炊事員章老五，年紀已近五十边，穿着件补疤駝补疤的破长衫，拦腰扎起条带子，上面挂着根短短的湘妃竹旱

烟管。他有張扁平的餅子臉，一個闊大鼻子几乎平貼在臉孔上，却把一張嘴巴刮得精精光，像个婆婆子。他今天進县城去办貨：土改工作队快要到乡里來了，他这个当炊事員的人，总該去添办点什么菜蔬作料；因此，在他的籬筐担子里，就有几条咸魚，几斤盐，还有一壺洋油和三條香烟，剛够盖住两只籬筐底子。担子实在輕松，不过他的背有些駝，走起路來，还是好像一匹給重压着的老馬，不住一下一下地点着脑壳。他还有些碎嘴，一路上总是嘮叨个不歇气；同时，只要一咧开嘴說話，他那張餅子臉也就更加显得扁平。

“我說，培林吶，”他开始問到一件新近發生的国家大事，“我們中国出志願軍到朝鮮去打人家美国人，你說打得贏嗎？”

“你看呢？”年青的乡主席反問了一句。

“我看呀，出兵到朝鮮外国去打仗，总是一件大事，总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定的計策，打不贏还会去打嗎？不过，不是都說人家美国人有么子原子炸彈嗎？”

“你听哪个讲的？”

“嘿，这些日子你冒在屋，报上一登出我們中国出了志願軍，乡里謠言就滿筐滿籬的多！都說这下可不得了啦，禍闖大啦！人家美国人有么子原子彈，一炸三百里，山燒成灰，人化做水！志願軍一过鴨綠江，头一仗就給炸掉三万三……”

“你可信啦？”

“听是听啦，心里可实在将信将疑！我老五可不是个耳朵皮子冒骨头的人！我就想：‘美国人真有那么厉害，蔣介石为么子要夹起尾巴跑台灣呢？’可是，謠言也实在多得新鮮，把一些人搞得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前天，和螃蟹塘交界的那块茶山里，又出了个么子‘貧民沒收队’……”

“么子队？”章培林聳了聳背上的被包。

“叫么子‘貧民沒收队’，也不曉得哪个傳出来的！”章老五伸手在腰带上摸那根旱烟管，步子踉跄了一下，籬筐差一点撞到乡主席的腿弯子，“强盜不像强盜，賊不像賊，大白天砍山上茶子树，說么子反正要分掉啦，大家穷人子先砍些柴火燒燒！你說，这不是造孽嗎？几时听說過砍茶子树当柴燒的！石林帶起民兵去抓过一回，冒抓到人，只揀起两条麻绳，一把柴刀，現在还放在办公室里。我老五就想：‘好啦，土改还冒架势，你們这些坏分子倒先造起反来啦！’我說，培林呐，搭帮你回来啦，你要再不回呀，真不曉得那些坏分子会鬧出么子鬼名堂来呀！”

对这个年青的乡主席，老炊事員簡直佩服得“冒話讲”。說起来，培林是他亲眼看着长大的，和自己也一个样，都是穷得“冒个泥墻打鳥”的人，都吃过地主的牛馬飯，自然也都沒有摸过书本子。解放后，只年把工夫，培林可已經会拿起支鋼笔记笔记，还会上台做报告，讲起話来入情入理，有头有尾。有这样一個年紀輕輕的乡主席，他这当炊事員的也觉得臉上有光彩。这会，章老五站住脚，連籬筐担子也沒有放，拿身子擋起風，划了根火柴，把旱烟盞子里的烟絲点起，一边吸着，一边快跑几步，赶上前面的年青人。

“我說，培林呐，”他重新开始，“我們回馬乡呀，你莫看地面窄，人口也不算頂多，情况可实在不簡單呀。这回子搞土改，你不是說我們是个重点乡嗎？不就是因为地主坏分子多，情况不簡單！告訴你，半个来月前，上太平塘的章耕野收到过一封信，听渡头鎮街上代办所老姚說，看看信皮上的字，好像是螃蟹塘那洪延祿洪老二写的……”

“洪老二写的？老姚何里认得出呢？”章培林推了一把头上

的八角帽。

“当然认得出呀！渡头鎮街上，洪老二写的招牌还少噠！不說他老姚，就是我老五也认得出！連一划都划不平整，像根翘扁担，还說是么子神童体哩，燒成灰我也认得出！一个人心长歪啦，就連笔字也写不平直！是个几大的恶霸呀，可惜反霸时节冒搞得，让他跑啦，說是人还在广州，躲在他法科大学的同学屋里。我老五就不信，他逃到广州就保得住啦？难道广州就冒得解放军呀？不要說广州，就是逃到台灣，解放军也要把他抓到！将来解回乡下来，一个人咬他一块肉！唉，他洪老二造的孽，你就拿把算盘来打，也算不清場噠。不讲别的，就讲庚午年他当‘挨戶团’^①主任时节杀掉的貧雇农，还不在千数以上嗎？”

剛說到这里，兩人已經走下斜坡，来到一个村子旁边。这是个很小的村子，只有十来戶人家，稀稀落落，靠在山坡脚下。一条剛修过的沟圳，从村后轉了个小弯弯，繞到村前。沟圳边上都是些淡紅色的小水蓼，給流水推动着，就輕輕地抖顫起来。村屋上空，升起一縷縷青灰色的炊烟，正是村民們燒晚飯的时刻。鸡子还没有进屋，一只狗迎着他們吠叫，另一只狗也就懶懶地应和起来。一戶人家的窗口傳出彈花机軋隆軋隆的响声，另一戶人家的門口又傳出紡紗机沙啦沙啦的响声，使得这个小小的村子充滿劳动的欢乐。走过村边沟圳时，章老五又想起一件事情来了。

“我說，培林吶，我們回馬乡呀，还有人貼反动告示哩！”他把

① “挨戶团”原是当时农民武装的一种，“挨戶”是形容几乎每一戶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挨戶团”給地主階級所夺取，变成反革命的武装組織。一九三〇年（庚午），“挨戶团”曾經在这一地区大規模屠杀农民。

烟嘴子抽出自己刮得精光的嘴巴，跟着吐出一口濃烟，“庙子里，茶山里，过路凉亭里，都貼啦！凤形山脚那棵路边子的老楓树上，就貼起一首庙子裡的籤书，說么子‘桃花滿树开，紅得叫人愛’啦，么子‘一夜狂風起，花落树干歪’啦！‘桃花’指的共产党，‘狂風’就是蔣介石，是說共产党只紅一紅，靠不住，禁不起一陣‘狂風’吹，就会和庚午年一个样！庚午年紅軍撤退时节，‘挨戶团’不就做过反动詩，說么子‘革命成得功，石板上栽得葱’嗎？如今可又来这一套啦，你看看，地主坏分子胆子有几大！我說，我們回馬乡呀，就是有了上太平塘那个地主窠，工作才不好做。你就拿秋征來說吧，他們就造过謠，說么子人民政府是只烂布袋，你交几多就收几多，多交就多收，少交就少收，搞得大家思想上犯顾虑，差一点征不足数，得不到紅旗！这回子土改啦，上太平塘那个地主窠一定要先打打散，非打打散不可！”

这老炊事員原来就热心快腸，加上今天他满怀兴奋，話就格外多，恨不得把乡主席离开期間所有的大小新聞，都一肚子倒个干干淨淨。他把旱烟管挂回腰带上，一边不停地跨步，一边也就不停地嘮叨。晚霞已經散尽，林丛全部发暗，四野开始凝聚起一层灰蒙蒙的雾气，他們两人也已經走上山边比較開闊的黃泥大路。相隔百来步远，就有一根編过号碼的电綫杆子，从县城一直通到第二区的区政府。

“我說，培林呐，”老炊事員的舌头又开始轉动了，“依你看，上太平塘那个章耕野，当真算得上是么子开明地主嗎？”

这一次，章培林只咬咬下嘴唇，沒有回答。这年青人有个爱咬嘴唇的习惯，凡是碰到什么疑难問題，就先咬咬自己的嘴唇。

“是地主总归冒得好人！”听不到对方回答，章老五就給自己下了判断，“若要富，租上租嘛，哪个地主不是靠剝削起家的？冒

得剝削，就冒得地主啦！不提別人，你就拿我老五說吧，我老五今年挨五十邊子啦，長工當過，佃戶也做過，灰里爬到土里，吃粗的，穿破的，起早的，熬晚的，活着種地主的地，吃地主的飯，要不是解放軍來啦，死了還不要埋地主的山！地主哪里會有么子好人！我老五可是個有眼睛的，看得清清白白！”

說話之間，兩人已經來到一條江邊。這條江，就是有名的汨羅江的上游，和另外一條江匯合一起，分開一個叉叉，正好像只燕子尾巴；在江對面又口上，形成一塊三角洲，那邊就是屬於回馬鄉的金橋村。天色已經擦黑，三角洲上稠稠密密的甘蔗林，展開一堵黑影，就像擺起一排大屏風。江里的水，嘩嘩發响。前面不遠的地方，傳來水車大輪子的嘎嘎聲。幾只長翅膀水鳥，在江面上掠過來，穿過去。江邊渡頭鎮上的燈光，也开始若隱若現地眨眼睛。

回馬鄉和渡頭鎮隔着一條江，兩人就得從面前那條竹橋上渡過江去，再走半里來路，才是鄉政府所在地的章氏家祠。竹橋下面，江水冲击着竹竿的橋腳，發出嘩啦嘩啦的响聲，激起小小的浪花，和上面沙灘上嘩嘩的流水聲混合一起，好像整個田野都在發抖打顫。到了竹橋頭，前面的年青人已經跨上橋去，老炊事員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培林，你先一步！我還要到渡頭街上！進了一趟城，忘記了買洋火！拜佛忘記了燒香，你看我老五這個丑記性！”

說着，他就車轉身子，一逕回頭走。

章培林也站住腳，把被包放下，提在手里。老炊事員却連頭也不回，挑起担子，往鎮上快步走去。

“買了洋火，你就快回去，莫多扯談啦，”鄉主席想起他那個愛東拉西扯的碎嘴病，就又添了一句，“只怕工作隊同志早

到啦。”

“好，好，你放心，我拿起洋火就走。”老炊事員連聲答應。

章培林望着炊事員挑起两只輕飄飄的籬筐、一搖一晃地遠去的背影，搖了搖頭，重新把被包背起，獨自上了橋。他在橋上踩着重步，竹竿編扎的橋板就吱嘎吱嘎地响將起來，好像負載不起。整個橋身，也好像要給下面急速的流水沖倒，一下一下地搖來晃去。

連接橋頭，江岸和村路擺成一個倒丁字形。培林對直地在村路上跨起急步。吃過遲中飯，耽擱好一陣才出城，三十多里長路，直到這時節還沒有回家。一路上，他一面听老炊事員的嘮叨，一面就記挂着工作隊同志們。他覺得，要是工作隊同志們已經到了，他這個當鄉主席的人卻沒有在場，沒有個招待，未免有些失禮。於是，他聳聳背上的被包，更快地跨起步子。

這條對直的路，緊挨着一座金鼓山。說是山，實際不過是個擠滿茶子樹的土丘丘。土丘中間，有塊約莫間把屋子大的岩石，上面刨過似的一貼平，像面大鼓，用腳踩著，就會發出咚咚的金屬聲，所以有了這樣一個好名稱。前些年，說是山上的泥土里混雜着金砂，螃蟹塘“四福堂”洪延祿的弟弟，那個一向走漢口廣州做大生意的洪老四，就把山圈了，雇人打金井，淘金子。淘了整一年，就停了工，只在山上山腳留下一些有兩人來深的金井，夜間行路人不小心的時候，就會掉下路邊金井里去。這時節，金鼓山上的茶子樹正開放一年里不結子的第二遍花，黑暗中望過去，好像一層沉落在地面上的白霧。培林來到山腳邊，先順着一條溝圳走。他聽見鄉政府那邊傳來狗叫聲，想到一定是工作同志已經到鄉政府。為了抄近路，他就跨上一條窄小山路，穿過茶子樹林。天已經墨漆大黑。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他邁著急步。茶子樹低

矮繁密的枝叶，不时撞打着他的脑壳，拉扯住他背上的被包。他打算索性放下被包，取出里面那支刚配好电池的手电筒。他刚动手放被包，就听到前面茶子树林里发出一阵喀嚓喀嚓的声音。

“么子响声？”他重新背好被包，站住脚，仔细听了听，“难道有人砍茶子树！”

他全身紧张起来，立刻弯起腰身，朝着响声，直钻过茶子树林去，同时大声喊叫道：

“哪个？哪个？……哪个砍茶子树？！”

霎时间，砍伐声突然停止，却听到一阵紧张的说话声和匆忙的脚步声。前面的茶子树丛也马上晃动起来。

“哪个？哪个？！……”

培林不顾一切地追赶过去。实在太着急了，他在一棵茶子树根上绊了一脚，几乎跌倒。他咬咬嘴唇想：一定是章老五讲的那些破坏分子，非抓起他们不可！可是，后面那丛茶子树里，冷不防窜出一个人，向他直扑过来。

天太黑，茶子树又太密，没有等培林回头看清楚，自然也来不及躲避，那人已经砍了一柴刀，正好砍在他的被包上，被包就猛地震动了一下。“哪个？！”他又喝问了一声，正回过身子，他的左臂又感到一阵麻木。“你……你动刀！！”他喊，立刻攥下背上的被包，向那人反扑过去。他扑了一个空。黑影子一晃，那人已经一头钻进茶子树丛，脚步声和茶子树枝叶的磕碰声迅速远去。

二 仇恨的淵源

章培林滿肚子懊惱，回到家里。

在金鼓山茶子树林里遭受歹人暗算时，他是完全沒有提防的，結果白白給砍了两柴刀，竟連对方是誰也沒有认出来。幸亏第一刀砍在被包上，第二刀砍到了膀子，究竟隔着件旧棉袄，受伤不重。偷砍茶子树的歹人已經逃跑掉，他追赶了一陣，也沒有追着，就只好回到出事地点，撿起攢在地上的被包，背着它回家。这一回，他从被包里取出那支剛配过电池的手电筒，把那条窄小山路照得通亮。

“你喊么子吵？”他咬咬嘴唇責备自己道，“总是邻近村子里的痞子嘛，还会是别的么子人！你就不好輕手輕脚的，捉他們一个連賊帶脏嗎？”

他一口气奔回家。最先迎接他的，是家里那只小白花狗，它一看见手电筒的白光，就一直吠叫个不歇气。今晚上，他觉得它的吠叫声分外亲切，老远老远就向它大声喝罵起来。白花狗听见熟悉的声音，也立刻哼起鼻子，高兴得直搖尾巴，把他迎接到屋門前的空坪里。

这时节，听到响声，哥哥章石林已經把門开开。屋子里射出来的灯光，刚好照亮了这个背被包的年青人。

“弟弟嗎？”作哥哥的招呼道。

年青的乡主席顾不上答应，就跨进了屋門。

“怎么……你这只膀子……”

石林头一眼就发现弟弟左膀子上的伤口，立刻慌乱起来，霎时间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

“他们来了吗？”作弟弟的刚放下被包，就急忙问道。

“么子人来啦？”

“工作队同志呀！”

“来啦，”作哥哥的总算听明白了，伸手接过被包，又去捉他那只左膀子，“你这里的血……血……”

做娘的恩土嬢嬢也已经从隔壁灶间里转过来。她老人家的耳朵不很灵便，也注意到儿子受伤的膀子。培林把自己在金鼓山上的遭遇，大声告诉给娘和哥哥听。半聾的恩土嬢嬢什么话也没有说，只紧紧地抿着一张没有牙齿的干瘪嘴。她那皱缩的嘴唇有些发颤。

哥哥石林已经把弟弟按在板凳上，给他脱去半边棉袄，动手裹扎伤口。柴刀切穿了棉袄袖子的上半节，膀子给砍出一条两寸来长的伤口，血把里衣和棉袄的袖子都染红了。好在只破了皮肉，没有伤到骨头。

“痛吗？……可耻的！好大的狗胆！动刀砍人呀！”作哥哥的恨声恨气地说道。

“冒么子关系，你看又冒伤到骨头！”培林咬咬嘴唇，安慰娘和哥哥，他额角上渗出汗珠子，太阳穴里的青筋也卜卜有声地跳动着。

石林从烟袋里掏出一大撮细烟丝，敷在弟弟的伤口上，又从娘颤抖的手里接过一块破布条，把受伤的地方紧紧实地包扎起来，止住了血。他一面照料弟弟，一面就嘀咕个不歇气。恩土

嬌嬌却一直沒有作聲。石林給弟弟包紮傷口，她老人家從旁幫忙。她那雙紅澀的眼睛，強忍着快要涌出來的眼淚。

“娘，冒么子要緊。”培林又一次大聲安慰她，套起那只染有血跡的棉袄袖子，重新責備起自己，“我喊么子吵，不好捉他們一個連賊帶贓嗎？如今倒反給他們砍了一刀，真氣死人！”

“你冒看清白是么子人嗎？”作哥哥的追問道。

“看得清白就好啦，就是冒看清白吵！”鄉主席一面回答，一面又問起工作隊同志，“他們都住在鄉政府里嗎？來了幾多人？”

“都住在鄉政府里，有二三十位。”

“李政委來了嗎？”

“來啦，都來啦。”

“我曉得他們今天會到，果然到啦！快看看他們去！”

培林說着就站起身子。

“你忙么子？”哥哥阻止他道，“那里……膀子上……不要緊嗎？”

作弟弟的搖了搖頭，還特地伸伸膀子，表示受傷的地方並沒有給他多少痛楚。不過，为了不拂哥哥的意，也就坐將下來。

恩土嬌嬌已經端來一碗紅薯絲飯，還有幾個連皮的熟紅薯。這是她特地給兒子燜在鍋子里的。兩天前得到兒子托人帶來的口信，知道他今天擦黑邊子會回家，哪里想得到在村子邊還會遭受歹人的暗算呢？不過，她不願意顯出惊慌失措的樣子。她是個飽經忧患的人，兒子也是自己從虎口里舍命搶出來的，現在总算苦出頭了，用不到再惊慌失措。她把飯和紅薯放在兒子面前，就默默地退到一邊，坐在矮腳凳上，拉起前襟，擦擦自己汪着眼淚的眼睛。

“你不曉得，這一向鄉里謠言可多得新鮮呵！”哥哥石林是治安委員兼民兵隊長，就開始給當主席的弟弟汇报起情况來了，“狗腿子們搞了個么子‘貧民沒收隊’，到處砍樹木：栗子樹，柏子樹，茶子樹，亂砍一氣！你在金鼓山上撞到的，還不就是他們！好啦，如今工作隊都下來啦，看他們還胡作非為得幾天！昨晚晚上，我們民兵隊開了會，算計怎樣來迎接土改，大家勁頭可大得很，都主張擴大組織，把各村的梭標都集中起來，好好整頓整頓，提防破壞分子搗亂——”

培林听着哥哥的汇报，几口就扒下一大碗紅薯絲飯，又剝着薯皮吃起紅薯來了，嘴巴發出很響的巴唧巴唧的聲音。桌上一盞洋油燈光，照亮大半間屋子，把兄弟兩人一高一低的影子映在泥牆上。屋子的里半間，堆滿剛挖進門的紅薯，正騰着一股薯脂氣息。

“通區里的路也修啦，”石林湊近弟弟，坐在另一張板凳上，給烟盞子里納着烟絲，繼續說道，“修得滿不錯，比丈量過的尺碼還要寬，賽得過大公路！不是說，一定要在土改前修好嗎？田地還冒動手分，占點侵點都冒人講話！提起修路，你曉得，真搭幫她彩妹子呢，她把她們甘雨廟的婦女組織起一個修路隊，不分天晴天雨，都冒歇氣，說要和男子隊挑戰！還是個冒年紀的細妹子呀，就那樣積極，能起那樣大的帶頭作用，真是冒話講，了不起……”

听到哥哥提起彩妹子，作弟弟的立刻把腦壳埋得低低的，又拉了一把原是翹得老高的帽檐，企图把自己脹紅的臉孔遮在帽檐的阴影里。坐在灶間門边矮脚凳上的恩土嬌嬌，即使不能完全听清兄弟两人的談話，在她老人家那張給皺紋挤走了样的臉孔上，也浮現起一絲隱約的笑容；她那充滿母性的慈祥的眼神，